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鹵

選輯

夏完恐民古叅閱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播州地界疏 播州地界

題爲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懇乞 聖明早

此襄毅公自蜀中靖後爲河上清所

賜決斷以免纏牽以靖地方事臣近見邸報川省按

臣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臣讀其疏其裨補新疆不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尙未歸一夫播地臣所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憂歸以來五年於此迄無定議臣亦安得默默無言乎夫今之清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司二司之事都門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資格有瓜分地上之說二司爲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功清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臣原題善後疏內但歷年已久人不及知耳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款有云賞

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議叙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唐世討叛藩音時爲降鎮未割而於朝廷不益尺寸。是以反易叛也。爲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清界自是

清界。必兩事不混。而後可以言二司之事。臣請先言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臣記平播之初。永寧卽具文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羅村緝麻山李傅埡各地方賞伊提調糧馬。下南道叅議劉

一相亦爲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至開爨。臣查儒溪等里。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爲奢氏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袁初。袁切等。皆兩下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緝麻李博。則皆官軍隨處斬殺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逐一批駁之。久之。一相見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謫謂不敢有希望瓜分之意。其後河西一帶。照舊屬播。皆經督臣王象乾查覈。

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臣又記臣臨行時，劉安民有一疏條陳五六款，內一款言永寧所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爲土司所給耳，批行該道查議未報而臣去，蓋其誤與劉一相等耳。當時若如其說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便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裁乎。蓋臣在川時，安彊臣爲其弟堯臣求襲鎮雄布政司已爲呈詳，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改流，奢世續一老婦無子，不能自固，遂扛幫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爲之地耳。臣旣已嚴

皇明經世編

李襄毅集

播州地界

三

平露堂

爲駁正。比新督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迄今仍

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搖撼忠良，將令人謂永寧業以

係詩

非情。水西自當罷手，則一可植不拔之基。一可冀不

遠之復。此孫贖走魏都之謀，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何

物狡夷，計亦出此。後來諸臣原不在事，遂以爲然。而

不知寔不爾也。此永寧之事也。臣請言水西。臣在川

時，聞水西自播州前宣慰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後以

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乃多開其供費之銀，求以

地贖屍。播人難之，有爲之謀者曰：以鹽水漬紙，晒乾

爲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與之爭地。彼無憑矣。如其議。屍果歸。後數年而爭地。水西之券果靡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爭勘。亦不肯與。以此時有讎殺。竟爲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真。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尙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逆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疆臣之父安國亨與謀。國亨自任取應龍之首。出而洩之。令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亨遂乘機占其水煙天旺一帶地土。此後時剿時撫。播人



歲無寧日。至應龍浸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糧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之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京。上地界疏。竝以揭帖示臣。臣見其議尙未決。因復之曰。當日清界。鄙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夷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從寬歸結爲受。近數月前督臣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疆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承。直令我携而全與之。我不能清以前未下之地。而竝其已清者失之。可

乎。比日來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聞，則謂臣原開  
止水煙大旺等四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  
臣謂不必論原開新開，只查係先年者姑與水西係  
近時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糧者令之多認，必與地  
相當。倘夷情尚未厭也。另爲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  
心相商，務求早結。繇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  
臣閱邸報見督臣一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  
查係播州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  
論，查係嘉隆以前侵占，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

仁。此卽臣所謂張嚴局而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間者。有嘉靖年間者。有萬曆年間者。甚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卽臣所謂遠年應與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似應與應歸地界已定。止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在水西旣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爲兩爭不定之地。今爲一成不毀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爲

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糧重歸之安氏則糧輕地已歸於安氏糧猶累夫播民在土夷事求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具文紛擾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俟臣去別爲伎倆矣臣發保寧猶移文諭之令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地求勝再蹈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陳恩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疎當是王嘉猷李希聖張聞達一

派蠢愚小人擦唆疆臣。葛藤不斷。以至今日。嗟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廷。既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糧不增。此於臣節。順耶。逆耶。於安氏福耶。禍耶。臣謂當此之時。卽地界從寬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糧馬。庶以尊國體而戢夷情。倘於土司則待之太寬。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疲耳。且不虞土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蓋臣因是而有感於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蠶。乃一二

書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從事於矢石瘴癘  
之間卽有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兔  
情深疆土念重動則張輓裂背跋扈跳梁冀以動後  
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誠恐平播諸

王伯安爲江西南

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買

功此亦如此

終身之罪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此臣所感於任  
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南夷其  
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蟬蛸也以前不論  
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冉御龍直至重慶酉陽境內

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從寬貸。霑益州劫取奢世  
統。赤水之街。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曰此土人耳。  
蓋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朝至久。莫必其命。夫  
非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爲郡縣。有是事否。說者以土  
司起自漢。諸葛亮所置。謂爲當然。夫亮方規取中原。  
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高皇帝定鼎金陵。百戰之  
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文皇帝建都北平。三  
犁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久。  
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以

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水  
火八百年矣向以逆酋自干天討遂至興師糜費雖  
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保妻孥亦未  
爲非 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乘此  
無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土則一方小民旣永出陷溺  
隣境土司亦莫敢枝梧何詎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  
取之無張亦包之獨難此區區甲  
之人中遭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議論已多觀聽  
漸淆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  
政者也但卽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糧如

閩粵甲寅皆從嶺與中



督撫所議住種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寬大之政云爾。么麼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清查便曰開釁今日以清地爲開邊他日必有以失地爲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爲避事他日必有以廢法爲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得將至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懼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進不至激其怒而杖殺之不已然則釀成播州之剿恐不在

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此亦  
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曰胡爲避嫌而失羗戎之和。  
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塞。此曰吾爲急公而置  
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前。令舉  
世之人。如穴中觀鬪。強弱難分。久之必至兩家袖手。  
一事無成。避空談而貽寔禍。則亦議論相勝之流弊  
也。臣謂邊疆爲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論是非  
而速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輊。庶目前旣得  
結局。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書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司馬掌科書

播事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日下。夫兵觀抽速。然亦未有不能抽而速者。今糧餉未克。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土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卽酌中平。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

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  
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  
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

凡大之克小皆此

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廣兵滇  
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  
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  
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况彼殘虐有年。誰肯  
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  
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

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寧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筭。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

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

與少司空趙寧宇

播事

人來承教，媿媿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給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夫將到客兵來，不佞卽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

之魚。未有不投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況渝城。此不佞寔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面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

今日卽曰簡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  
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卽三  
年五載亦無益矣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  
兵廣兵湖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  
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后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  
足平矣夫兵覩抽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

東兵之初西兵之末

壓卵加以懸構內變不作罪人一得大事卽了若曠  
日遲久宜有別變不見近日淪城兵變乎滿城文武  
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



態文官則馭大衆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顓臾。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大司馬

征播

初龍入境後。得酋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逞於一決也。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責之。大段言酋雖奉有勦旨。然部覆尚欲行勘。此其人尚在死生之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生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寃情。查

明報速。蓋假示撫形以惑亂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且盛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又以一旗招之。酋雖知非真。然不無希望。遂亦具文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調到。酋

一仕送

問

我討

已

得此

致人

術也

知重慶難下。只須止兵。今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攻不足守有餘矣。使酋當時長驅直擣。全蜀可虞。今則門戶已堅。堂奧益固。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脆弱。土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酋再以全力持久。坐困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



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  
絲，應龍之狡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  
奏效。總之蜀六萬，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  
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  
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剿也。錢糧約用百萬。  
川湖二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  
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  
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  
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尚有積餘，一處借

十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炤。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田大司馬

播事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常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爲守禦。此則重慶真急矣。乃龍一入省。卽令萬整馳

入其中且令先拏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撲殺之沉

此時賊反逃屯三溪知其無能爲也

屍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無內應尚不敢直攻重慶

况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

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

犯永寧而不利聲犯合江而竟不敢尚復慮重慶乎

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着而非所語於今日

也當賊下綦江時龍卽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

無卽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

而分兵犯隣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

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尚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給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卽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碁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蓋進攻之具。如火器

火藥綿甲祭被弓箭鎗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  
省下開局置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  
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  
日可有二日之功。急急爲之。尚恐年內不齊。有悞來  
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耽延日時。外疑賊而  
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  
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  
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一。萬  
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口。然不明



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嘵嘵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爲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尙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爲其所可爲。不復置辯。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啓無任瞻望之至。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椿事

賊初下綦江。若長驅直搗。卽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督

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逆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今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歛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得蹙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

拒來使、况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勦、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譴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後不知耶、卽應調兵行剿、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

入如盡回巢，尚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  
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  
倘彼有不自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  
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  
牌，雖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

此時賊意以爲如往年，故藉易耳。

冤，且索奏民屍官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

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

元是蜀主德黔主，蜀故云然。

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剿則無以示四夷耳。觀  
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尚有餘思。

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歛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闕出。具書該道。令龍設策弭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

必來求寔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  
卽狂逞。卽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荅該  
道云。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都不說盡。  
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  
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剿旨。  
亦未必拏定。必剿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  
勸。而閩外之事。原不中制。前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  
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  
此禍。今日言撫。但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

百姓入城之後、歛師而去、卽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首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首復狂逞、亦未必然、蓋首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翁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剿得、我等伎倆、豈不知耶、大抵首若從此歛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首亦不信也、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面請教、此復不一、此書

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紳看之。故洩蜀為紳多有與土司相通者

于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伊訶得上司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剿。然兵餉已集。自可無虞。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尚以節來旨意爲挾撫也。首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某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卽重慶或無恙。而別城可慮。不東行。則賊不但不垂涎。



重慶卽別城亦且未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一攻城。止一犯永寧耳。以永寧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南川自蒸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虞者。今日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技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唯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悴。其不卽入重慶。尤其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于人。乃今言者不

已，不得不盡白于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某復密行招誘賊之爪牙心腹，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卽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卽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旁觀之說所搖，卽賊不足平矣。伏惟垂炤。

與楊監軍

播事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婺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寧入，然不能卽至。

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  
卽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  
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綦江南川之兵各

之策判遠者圍之於近也。

亦伐無敵也。

擾其境上，石砬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  
救。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尚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  
但得少暇，卽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卽圖  
存，不死卽求生，收卽圖勝，罪卽圖功，如環無端，不可  
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  
二兵至卽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平越一路無

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奏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并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性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良玳何如。乞彼中卽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

便矣幸亟圖之。

上內閣沈相公

播事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卽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諭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爲劉綎童元鎮大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祇領但綎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惧禍貪功亟意復用練

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卽龍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卽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駕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尚惧有禍况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卽以形跡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



司兵卽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虞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故慮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



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卽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旣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卽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維崇炤。臨

啓無任仰望之至

與楊監軍

格事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

楊端太原人

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穢

鬼耻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

令子寄拜于時安國亨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

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

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秦江後以

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

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却之。回此老嫗亦有識矣。剿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庄。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人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嫗何知世事。彊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佯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三足銀鼎。動其心。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卽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

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槓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論。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破捷情形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鏖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碁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勦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三司耻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上。乘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

印到挺兵也

輩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國，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

南川馬孔英及百有二司兵也

江手硬，綦江銳，狼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國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圍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掃其圍。下周圍之子圍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圍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圍，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

照矣。內一人揚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策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圍。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卽佳况。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虞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

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李襄毅集

卷之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李 雯舒章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宋徵輿轅文叅閱

李中丞奏疏

疏

李 植

東封失策選樞臣以圖戰守事

遣勘使  
罷中樞

臣受 皇上知遇隆恩常懷捐軀報 主之意顧煩

言細事無關國家埋亂安危者臣亦不敢出位言事

皇明經世編

李中丞疏

遺勘使罷一

平露堂

激聒宸聽，惟是東封一事，辱國釀禍，實宗社安危大機。諸臣會議，臣光祿不與焉。臣獨紆愚衷，仰備乾綱。我國家統御六合，四夷無不賓服。惟日本僑居海外，二百年叛服靡常。頃關白以中國亡命之徒，竊日本之權而篡其位，天下大逆也。收六十六島之衆，無故稱兵西指，外夷大奸也。侵犯我屬國，戮辱我將士，中國大仇也。夫中國所言封屬國者，嘉其恭順有功，非所以賞僭竊、下寇仇也。關白明爲天下逆奸，中國寇仇，如之何其可封。此始封已誤矣。自冊使東行，已經

倭意不在于封而在于通市

中國不許其市而止許其封此所以久而不決也

所以賞僭竊、下寇仇也。關白明爲天下逆奸，中國寇仇，如之何其可封。此始封已誤矣。自冊使東行，已經

年餘、但聞其要挾之語、未見迎受之狀、弁髦朝命、羈囚使臣、侮慢不恭、輕藐天朝已甚。此往封又誤矣。今正使已逃、情形已露、倭日聚兵釜山、建舍積餉造船、大修戰具、此豈恬然就封、委命稱外藩者乎。柰何堂堂天朝、必欲強之受封、終欲以封自愚哉。夫倭而無志於中原、則我不必議封。設使果有侵犯之意志、不在小、豈一封所能禦。臣嘗按跡推之、關白一亡、命徒耳、竊據一國已足自快。乃一舉而收六十六島、既收諸島、志意已滿。乃又一舉而直破朝鮮、朝鮮破矣。

乃又不愛金帛子女，惟輿圖是索，割地是講，由此以觀，蓋隱然有橫行之謀。以封就封，實緩我備，非真以中國之封爲榮重者也。賴天之靈，封事旋敗，我得識其謀而蚤爲之防，其失固大，其禍猶淺。萬一陽受而倖成之，則彼謀愈深，而我防愈疎，其失更大，其禍更烈。故臣爲今日計，不必問倭情順與不順，封事成與不成，惟當一意防守，乃爲萬全長策。獨輔臣趙志臯、樞臣石星，不咎始謀不臧，百計阻言戰守，始焉旣誤，豈容再誤。終聽二臣謀，恐非社稷福也。然二臣敢于

排衆議。詎 皇上者。不過借口揭報互異情形未真。如不遣官探聽明實。戰守之議終不能決。莫若仍于科道中。選風力者一員。如昔年請勘黑谷關故事。俾會同督撫巡按諸臣。前往探勘。一面移書關白。行長切責。如何稽慢。冊命。久不奉迎。一面移文使臣楊方亨。沈惟敬等。切責如何輕入虎穴。久不實報。並密訪倭奴。是何主意。久不受封。各得真實消息。星夜具奏前來。如倭果恭順。不改初約。釜山一倭不畱。即令楊方亨。沈惟敬。克正副使。竟完封事。以見天朝。字小之

仁倘倭盤據不退，別有他謀，即令去使收回冊印，歸報朝廷。我惟速備戰守，以待動靜。庶幾疑謀可斷，廟謨可決，不致終悞國計。臣故曰遣勘之臣不宜罷。蓋如此，至輔臣趙志臯尚書石星，一以嗜欲智昏，一以謀拙志餒，屢經指摘，方寸已亂，莫若姑容，准其致仕，回籍聽勘，以示皇上優容大臣之禮。待勘報到日，是功論功，是罪論罪，其遺下員缺，速選久歷邊防，才識通敏者推補，亟議戰守之策，勿蹈前車之覆。庶官知奮勵，事不掣肘，群策可收，軍國有賴。臣故曰悞事。

之臣不宜留蓋如此。然臣猶有說焉。禦敵之道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沿海防守原當無事有備。况倭謀甚狡。焉可怠緩失時。伏祈勅下該部行文經畧撫鎮等官。凡沿海通洋去處。預先設法防範。各隨信地所統兵馬。及時訓練武藝。修整器械。臨時策應調遣。亦勿先事張皇。驚擾百姓。庶事有備而足賴。民不擾而常安。尤策之上者也。

請留征倭將士協力剿除東虜疏

復遠舊疆

竊惟遼鎮爲京師左臂。孤懸倭虜之間。頃因倭患孔

殷虜勢愈熾，遼岌岌乎殆矣。今賴皇威遐暢，倭氛蕩平，遼已去其一患，但虜志日驕，漸不可長，不乘便一創，遼之安危未可卜也。今東征大兵將撤，便道少停，順手揮戈，不勞餘力，千載一會，機不可失。該臣會同總督蕭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儲經畧禦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業弘議，照征倭征虜莫非國家大事，以征倭當時亦未嘗勝倭之兵乘勝征虜，尤爲不測兵機。况倭雖去而未必不復來，有備斯能無患。虜雖驕而未嘗不可折。移東正



當擊西。策莫善於此。臣等嘗考覽全遼山河。自廣寧抵遼陽。東西直去僅百五十里。今則三百里而遙。自廣寧抵開原。東西直去僅二百五十里。今則七百而遙。蓋由舊遼陽三岔河介在其間。久淪夷地。隔斷內疆。是以兩河縈縈一水。脈絡阻絕。邊長難守。防禦不便。誠遼左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去之。隱憂也。且土地高特字六日。般首力。僅展寬個一帶。旋復失之耳。未嘗爲遼左腹心之疾。熟思而遠計也。平衍肥饒。極堪耕種。舊城基址尚在。最易恢復。臣自入遼以來。爲遼深計。必此疆一復。東西聯守。藩垣始

固。堂與少寧周環八百里。遼臺十省入九。而海蓋遼

陽居然處腹裏矣。如之何久棄而不一講耶。臣等竊悲之。今天假機會。良非偶然。天與弗取。是謂逆天。失此勿圖。後決難爲力矣。臣等嘗日夜籌畫。察虜住牧此地者。不及二三人。吾車步爲體。砲馬爲用。用兵四萬。便可橫行直搗。且戰且防。旋築旋守。得尺守尺。得丈守丈。蚕食席捲。循次漸入。數月之間。大槩聊可粗備。一費永利。一勞永逸。轉遼之弱而歸之強。端不出此舉矣。邇來遼左主客兵馬。戰車火器。漸有條理。計全遼馬步精銳。聚之可得二萬有奇。再將東征兵。

馬選留精壯者二萬。合之得四萬衆。應用前數已足。各選驍將統領聽臣等指揮分布。協力剿除。義旗一展。醜類魂驚。不戰屈兵。先聲奪氣。虜賊有不携巢遠徙。歸我侵疆者。臣等未之信也。若夫進取方畧。措置機宜。變難先圖。權難預設。隨機應變。因時制宜。悉從臣等殫精畢智。便宜行之。伏乞勅下兵部。亟爲議覆。將東征議撤兵馬。選留精壯者二萬。暫住遼陽。行臣等及時料理。協力共圖。則大兵偕集。軍聲丕揚。南寢

使秀吉未死此着尤爲勝筭

狡倭再犯之謀。非折狂虜內訌之勢。既存箕子之故

土兼復遼陽之舊疆，我皇上威靈神武，一時震動蠻虜，豈不偉哉！臣等曷勝踴躍待命之至。

請罷遼左開採疏

遼東礦稅

諫疏視者多矣，然切深明得告君之體無如此疏。

竊照遼左蕞爾孤邊，關係京師左臂，頃因南倭北虜，並訐交侵，殞將喪師，徵調轉運，閭閻爲之罄竭，士馬日見凋疲，中外臣工，無不爲遼寒心，恐國家左臂，竟成不仁之患，邇者皇上軫念殘敝，不以臣爲不肖，役之節鉞，發帑金二十萬，調援兵六千名，許以便宜行事，從新整頓，臣受事四月，晝夜經營，寢食不遑，求

所以受病之源，曲爲劑量調養，而元氣虛耗，百病叢生，狗馬之心力徒殷，地方之瘡痍未瘳，臣方憂懼無措，莫知揅援，忽接邸報，見義勇前衛千戶闔大經一本，仰沐 聖恩，俯據忠悃事，奉 聖旨，這所奏遼東

地方金銀礦洞及馬市方物稅課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尚膳監左監丞高淮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駭異，夫遼東不堪重役，此 皇上所知也，知其

不堪而欲復擾之。豈皇上之本心哉。無乃以閭大經之言。果有厚利。爲真効忠于皇上乎。臣以爲不然也。大經一介武弁。安知國家大計。不過假金銀礦洞。名馬貂參。歆動聖心。欲爲自私自利之媒。其貽禍國家。流毒地方。彼何所顧惜耶。臣請以利害爲皇上言之。夫自古聖帝明王。嘗聞導利布之下矣。未聞專利聚之上也。專利者。間亦有之。如鉅橋鹿臺。瓊林大盈。非不歛天下之財。聚于大內。然藏之未久。散之最速。財未必常守。而害且先之。一時聚歛所積。僅

足爲敵國大盜之資耳。故國家之利。在宗社靈長。而不在府庫充盈。在邊鄙不聳。而不在藏蓋孔厚。使邊鄙寧。宗社安。卽財用不足。府庫空虛。尊富固自在也。何害於國。倘以搜金括利之故。騷動封疆。禍延宗社。縱積金如山。聚貨如林。一旦民心離散。變起不測。有粟且不得食。財誰與我爲守也。臣受  皇上知遇隆恩。捐糜難報。頃見中使絡繹不絕。開採遍名山。收稅盈海內。流言載道。怨氣冲天。中外臣民。惶惶憂亂。莫必其命。臣方欲哀鳴  君父之前。冀其停止。與民休

息未遑也。今不意垂危之遼，亦有中使之遣，無論利不償害。臣恐奄奄待斃之遼民，不南走倭，必北走胡。遼自是不復爲。皇上有矣。臣領封疆重寄，奉命爲皇上安撫全遼。遼之安危，在臣一身。臣體皇上安遼之心，凡遼有害，必與去之。凡遼有利，必與興之。今遼之大害，孰有踰于開採之騷擾。遼之大利，孰有踰于不開採之安靜乎。臣欲默默無言，不可得矣。夫臣自山海以至開原，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外無牆垣阻隔，內惟臺圈瞭守。處處虛馬可通，在在需兵防守。見



在兵馬各有信地。地濶兵寡。防守尚苦不足。曠役一興。資何兵以爲護衛。定遼二十五衛。有軍無民。兵糧寡少。全賴餘丁幫貼。每遇清勾。尚苦無人頂補。曠役一興。資何人以爲夫匠。中使出關。官掾從人。動必百數。廩給口糧。當以千計。此等錢糧。將何措處。夫匠必給工食。兵馬必增糧餉。搭蓋棚廠。製造器具。必須物料。此等用度。將何支取。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而遼左庫藏空虛。民力殫竭。欲括之官。而官司無措。欲加之民。而民力不支。不得已其請之內帑乎。是山澤之利。

未見影響而公家已先告困此其為利耶為害耶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遼左孤懸天末南當倭北當虜如兩虎爭食一物不虞倭吞則虜虜噬項賴 皇上威靈命將專征徵兵數十餘萬費帑藏一千七百萬金始驅倭渡海僅能為遼去其一害而虜勢猖狂日甚一日前年犯遼瀋去年犯兩河鼠竄狗盜無日無之而本鎮兵馬單怯見虜輒逃遼之城堡臣尚憂其難保無虞若復以開採虛聲誘之使來是為遼方驅隔境之虎反延在境之虎矣據大經所

言礦洞產于大常山蓋州等處。夫遼地遍爲虜殘。惟金復海蓋巋然靈光。尤爲虜人所最垂涎。賊由三岔河直入海蓋。特半日程耳。開採之役。兵夫數千。露處山隈。虜如以精兵二三千騎。乘夜突襲。數千人悉爲糞粉。而所採礦金。又爲虜人囊中之糗。糶矣。中使銜上命。督理徵採。不令出城。則稽察無人。利歸群小。令其出城。則虜犯莫測。意外可憂。去年秋冬。臣與經理撫臣。先後相繼出關。幾不免俱遭虎口。頃者按臣出巡。危險更甚。大臣等地方督理兵將之官也。動且履

危陷險如此。中使出入無時。來往催徵。設爲賊乘。咎將誰誘。此其爲利邪。爲害邪。亦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京師腹心也。遼左肩臂也。未有肩臂受害。而腹心不病者。晉金元之禍。皆起自全遼。遼雖彈丸黑子。諸虜環處其外。安危實與社稷共之。連年災患頻仍。命脉不絕如縷。一聞中使復出。人人驚惶。咸喪生理。倘疑懼不安。必將逃竄遠遁。况版城島嶼。素爲逋逃淵藪。每遇差煩。率皆逸去。兩地萬一浮海。居夷之念動。東方半臂。胥淪爲夷。此其所關于宗社。

安危又何如也。臣興言及此，更覺芒刺負背矣。臣曾  
爲御史，蓋嘗盡忠。皇上感悟，聖心大馬，忠誠至

今尚蒙 聖明洞鑒，遼左之役亦惟 聖明特簡。

皇上知臣不可謂不深矣。故臣私心謬嘗自許，亦願  
捐此身以報 皇上。今 皇上以天縱至聖，千古

明主，一時惑於群小言利之謀，取怨天下，盡失人心。  
岌岌乎將爲宗社深憂。臣坐視不言，負義孤恩，莫此  
爲甚。况 皇上有轉環之度，如日月之食，見善未嘗

不遷，遷未嘗不速也。臣記昔年小臣中，有以酒色財

氣四箴諫。皇上者。皇上赦之不罪。不惟不罪言者。旋且內殿罷長夜之飲。中壺徹當夕之歡。間或鞭朴左右。近亦。聖性和平。三者上智所易溺也。皇上悉能改過。不吝與化俱新。此非千古英君。諠辟所絕無而難見者哉。若開採徵權流害不減三者。皇上顧甘心樂爲之。言者愈衆而持亦愈堅。豈以好貨無損于。聖德。釀亂未必如人言乎。不知三者害先。一。身。故。不。難。見。而。改。之。甚。速。徵。採。害。在。天。下。似。若。無。傷。而。發。之。更。烈。皇上特未之深思耳。臣願。皇上。

併此一件。力爲中止。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原非黷  
貨之主。前日誤信佞臣之搢而舉。今感悟忠諫之言  
而罷。如日月之更。大明中天。人皆仰之。頌。聖明于  
不朽。則。皇上神明神武。直駕堯舜而媲美禹湯文  
武。陋漢唐宋諸君於下風矣。管年小臣。四箴。何足以  
誣。聖德萬分之一。哉。區區遼左一隅。獲旦夕之安。  
又是皇圖鞏固之餘事耳。臣曷勝隕越懇禱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參閱

陳玉壘奏疏

疏

陳于陞

披陳時政之要乞採納以光治理疏

時政六要

臣一介謏陋、誤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寘諸輔弼之列、仰惟聖明在上、耆碩在前、日孜孜焉、祇承休德、勉



奉規隨自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一時衆正登庸天工無曠  
斯亦千載盛際已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愜以爲  
至尊深拱晉晝有日隔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  
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疏已荷批答  
而海宇之拭目延首方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惰窳  
國用匱訕邊陲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似尚  
有一二當亟爲釐飭者臣誠黯劣不敢自謂識達時  
宜可以揀弊補偏而叨備腹心荷恩深重一念耿耿

樸忠懷之頗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爲六事進獻、倘蒙  
留神聽納、仍敕所司斟酌議行、卽萬分有一、足以增  
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  
主知之職分也、計開、一接見大臣、竊惟我 皇上以  
神明裁斷、照臨臣工、世務洞知、主威獨運、而年來疑  
議橫生、紀綱未振者、祇緣九重之靜攝旣久、大廷警  
蹕稀聞、是以宮府內外、意氣阻于泰交、百司庶寮、玩  
愒成于積習耳、臣自蒙恩、擢在秘閣、每聞穆清之上  
章奏不輟覽、宴誓不恒御、時需諭旨、諮問政機、藻翰

之批決如神、隱情之燭照如火、仰見宸慮憂勞未嘗頃刻暫弛、昨冬恭遇臨朝受賀、召見臣等俯垂清問、廷臣莫不相顧色喜、日者四方計吏雲集闕下、復俞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渙玉音、交戟之內、歡聲雷動、以聖心之兢業、臣等既得于親承、聖躬之疆固、臣又得于快覩、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舉矣、乃皇

上猶若未肯致行之者、

神廟未年靜揖雖大政獨操

意者加意頤神、以深居簡出

為攝衛之常乎、臣覽書無逸篇首、

無所旁落而中外否隔亦已矣二宗周文王之壽

考、皆以憂勤惕厲得之、蓋人久靜而時動、則血脉流

鬯。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葆生之善喻也。假令久習安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轉，喜怒失平，迂續休和之道，似不在是。倘謂國家法嚴令具，夫旣或治之，有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君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于肢體百骸間，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一處之不到，則手足雖持行，不能矯捷，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勢，雖文貌備存，而實多頹靡不振之處。其病正類于此，非明主厲精率先于

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肅宗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稀御大廷，此無爲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亦不然。皇祖雖久處邃巖，而宵旰靡暇，太阿獨操，每有大政令，必密劄輔臣。商確再三。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答。用是人心悚讐，莫敢玩視。然至末年，尚未免柄臣用事，貪黷成風，夷虜深侵，邊務壞弛，則亦以倦勤之故，美業稍遜耳。況今事勢助勦，物力凋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主上深拱不出，則人臣

雖抱忠猷石畫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雖奉獨斷親裁、莫能杜盈庭之口、欲以集衆思而擇羣疑、其道無由、今亦未敢過煩 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每月一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一御講讀、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特召臣等及部院大臣于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禪得時奉天顏、躬稟宸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輅之須臾、于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大明一出、陰曠潛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

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以爲旱。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爲苦。因旱而親叩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二三十里，爲萬姓請命于天，而不以爲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獎賞，則延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祖宗所罕舉，而皇上猶且毅然力行之。今又何難于暫出也。昔敬皇帝嘗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之，自然

順理便是太平、臣以爲今日挽回世道、興建太平、其  
機括無大于此、惟在上心一奮勵間耳、伏乞 聖裁  
一錄用人材、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生之  
必有以用之、連抱之木、委于滄瀆、則匠石望而垂泣、  
騏驥之足、伏于阜樞、則良樂顧而嗟咨、今世稱正人  
君子、沉抑下寮、擯處岩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皆

祖宗所培植、皇上所拔舉、已服在周行、早擅民譽、祇  
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慙拙、識慮迂疎、自干  
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顧譴罰旣久、困衡日深、報效徒



殷拔拭無自、天道霜雪之後、必繼以陽春、未有聖仁  
在上、容覆萬彙、乃重錮二三無知之小臣、不垂曲貸  
者、且今方隅多故、任使乏人、秉銓之臣、按羅采掇、日  
恐不給、而此諸臣中、多抱幹時之具、負骨韞之節、藉  
今早蒙甄敘、必有建樹足觀、乃以有用之才、寘閑佚  
之地、徒使少者壯、壯者老、而緩急曾不得其一臂之  
力、在諸臣自爲名則得矣、如國家坐失善人之利、何  
臣居恒思之、日者科道奏錄、謫廢諸臣、及吏部疏擬  
擢用、每蒙旨詰責、不以爲沽名植黨、則以爲市恩鬻

權、夫霜露風霆皆大造之恩、進退予奪皆至尊之權、  
况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尤非盛世  
所宜言者。臣等固深諒廷臣之必無是心也、乃聖  
心固已疑之、誠使繼今言之不必效、或更重言者之  
罪、舉之不必用、或更絕其嚮用之塗、去者卽未能卽  
收、在者或輕令其去、或一事而波及于衆、或微罪而  
錮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懷畏避、日  
繁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不爲我皇

當時餘

上力言申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今日言之、則懼觸

宸嚴而不言則下拂衆望用之則不能取必于皇  
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于士大夫之口無一可者臣  
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臣偶被嚴譴  
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曹必將屢經  
荐舉人數開列上聞。皇祖隨意批用或召自田間  
往往游登臚仕。故當其時。恩威並用。舉措稱平。下有  
拔擢自效之期。上無逆遠終棄之意。官事不匱。幹濟  
得人。其在于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泛用以取朋  
黨之疑。亦不敢望。皇上一槩收召以徇羣下之願。

但乞敕下該部備查先後擯落諸臣屢經科道舉荐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爲數次別白才品開具上請臣等亦不敢纖毫干與但恭聽 聖明親裁察其懲創久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託者欽點數人下部銓擬職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皆可隨才器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衆陞遷卽有虛名鮮實者不妨與衆共斥俾賢者得以表見其長不賢者得覆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荐揚之責而用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沽何黨之可植銓曹雖司舉

用之柄。而裁斷一稟于上。何恩之可市。何權之可驚。將見諸臣幸蒙敘錄者。莫不欣戴鴻恩。爭樹尺寸。以圖報稱。卽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登攬有日。砥礪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布列。當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卽有一事之益。而臣等叨備政府。爲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亦獲藉手塞責。闕議者之口。榮幸大矣。不然。諸臣沉淪既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羣心鬱塞。士氣銷輒。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爲憂。卽臣等亦安所

容其不肖之身爲聖朝勉摠忠蓋千萬一哉臣愚不  
勝惓惓伏乞 聖裁一勸獎外吏臣竊觀我 皇上  
御極以來憂勞寰宇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  
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  
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  
吏安能一一任責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  
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  
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外吏終爲未  
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尚有鄙州郡爲徒勞。美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于利之中。爭取大焉。干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擊拘。獎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

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暄以布政  
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  
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  
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授  
官倅貳。今甫釋韋褐。卽儼然州縣之長。且趨趨不樂

世宗朝臺省有名

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  
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

者擢憲司至神廟末午則臺省外轉若爲年例皆  
二卷四此外皆京職矣

部郎。雍容積資。亦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叅政三  
品鉅僚。封章及于再世。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



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  
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  
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  
沿已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于內外陞轉間。然亦不  
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  
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  
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  
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  
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游擢卿寺。開

知州預考選自今上始定制

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恒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隆慶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爲慎也誠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卽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以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責重矣。又

爲之令曰。凡知府聲跡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于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勿信也。

至于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二十二年。王翱。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跡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右都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

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于大廷奏遣。誠慎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媵媿訛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卽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瀟王忬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

獎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勿信也。請特敕部院采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今勵世摩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于此。伏乞 聖裁。一

清查邊餉。今之談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溢。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太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例兵餉。乃至三百餘萬。真天下第一漏卮也。夫以神京肩臂。逼近旃裘。控

帶三方。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語○足○以○括○邊○餉○加○增○之○大○凡○近歲原不盡爲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士馬之需乃人情狎玩習暫成常以請討爲長算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增無減若不長慮顧後大爲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之撥屯自贍。聖祖所云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邊屯漸荒屯軍掣回城守而後待給予民運借資于權鹽。初未有請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已巳後邊廷多事。召軍買馬。警備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

兵而客兵饋餉暫請帑銀以爲權宜接濟之計亦未  
有戶部每年解送邊銀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然  
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  
止五十九萬。十八年後奏討加添亦尚不滿百萬。至  
二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  
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  
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  
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爲二百  
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一焉。蓋



嘉靖庚戌前後吉囊俺答勢甚驕獷而邊臣亦控馭失宜燧隙屢開虜馬蹂于內地烽火達于都城。肅

皇帝督責將吏嚴于束溼今日逮一鎮臣明日逮一督臣而筦兵司計者悉無所逃其誅譴于是邊帥本無兵計無復之但張皇虜勢苟且爲徵兵召募調發各鎮之策以炫耳目避重誅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于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不敢議減依違曲徇以至于此此其故一也。又當是時柄臣貪墨倩帥交關表裏爲奸氣焰薰灼故帑藏解發或未出都而瓜分

或已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云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者如出一轍。至于各邊做做饕竊成風。私囊侵給。數又不貲。是年例之額數多。而實用于邊塞者。尚未及半。此其故二也。自嘉靖來。墨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有事諸臣。多能澡雪自愛。非往時關通之舊矣。至于隆慶五年。北虜欵附。各邊雖警備未撤。而凡征調行糧擺邊按伏之類。已爲漸減。比之往時羽檄紛午。饋遺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額。屢經廷臣建議。清查。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

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逼。邊兵則從事鋒鏑。

而膏腴莫耕。民運則借口災傷。而逋負愈積。又初止

邊興增立亦是耗餉之一大端

宣大遼延甘寧六鎮。後增薊固山西爲九。今則密昌

永易洮河關戍森羅。稱十四鎮矣。初止各鎮主客兵

今則增河班軍添募標兵家丁之類。名色紛沓矣。初

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騎充斥矣。又歲歲有

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供饋浮濫。勢不得不

然。顧誠使都內所輸金錢。銖兩必爲邊用。糧芻粒粟。

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怯于此。然聞之所司。或扣減而他用。或掊尅以自封。疆場之吏。垂橐而往。攬載而歸者。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出一言而曳綺履珠星相卜技。挾一刺而籛金傳食。此等濫費。非從天降。非自神輸。不過脫之公物。槩之私竇。而行伍則日銷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堡則日頽塌矣。軍容士氣之盛。曾不及。祖宗時萬一。供輸不啻十數萬焉。且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日竭。大司農。早夜蒿日鉢心。爲一切權宜。以佐國。取之盡涓滴。而洩之若尾。

閭天幸黠虜欵塞華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  
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徵調驛騷又將何以加之此  
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爲之計畫也臣攷皇祖嘗諭  
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  
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以給又諭曰邊事料  
理糧草第一管郎當嚴稽按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  
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會同管糧郎中互相稽查  
著爲令昨歲皇上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  
餉銀原額新增之數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

寵賚以風示諸鎮。其軫念邊費。加意搜剔。獎源。真足  
以同符列祖矣。臣愚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  
振刷爲難。卽有砥名自好者。不過委事府倅等官。表  
其出納之無染指而已。欲望究心節縮。以裕國計。恐  
未能辦。其在各邊憲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  
色。又以事非專責。未必周知。臣居嘗熟籌之。竊謂差  
用餉臣。宜于諸司中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卽  
于本部中。精擇廉潔著聞實心任事者。敕書內添載  
清理軍馬數稽覈糧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

節仍令會同巡按御史勘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何清墾。民運逋負。作何查催。鹽糧報納。作何疏通。以至趨時糴買本色。按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管求截攬。毋容將領侵欺減扣。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邊。儲備有餘者。卽超擢卿寺職銜。以示酬獎。如或物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巡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可驟爲挹損。以銷軍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

大都各邊餉銀。惟薊鎮地方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之十七。次則宣大最鉅。又次則遼左山西。而陝西四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又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每歲逐漸減去年例請討之數。卽不敢望如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八等年近規爲中制。而可爲永久遵守。當今軍國支費無鉅于此者。此後一清覈而後。司計諸臣得以緩急握算。徐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裁。一儲養將材。臣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稱詳密。居官有考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卽



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  
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濶，踪跡汗漫，五  
等世爵，既以純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殺雜而無  
紀，歲糜餼祿，坐享腴屯，平居按籍，則積黃充棟而莫  
稽，有事推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  
取諸邊腹，奏荐以充，乃其才勇卓茂者，或恥自銜鬻  
而上官所舉，乃係委用親信，輒熟巧利之徒，以此濫  
昇符組，往往債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  
推用，不過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

其短長。又所云將材簿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科推茫然不識爲誰何。求如文臣舉用。一不當尚能約畧。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摘之。固已難矣。至武科一塗。屢朝舉行。旣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蹶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黷較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死疆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

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齷齪。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畧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爲一時勛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下。世纂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奉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槓未弘。網羅尚濶。以致倉卒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至夕。昇吏議。朝登壇坫。自比于金錫罍瓶。

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買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備。多儲養而慎用之。謂宜敕下兵部。詳議選將。畫一。設法除兩京勳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敘用。及條法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軍職。論荐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跡。撫按劾奏。無徇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

數亦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畧爲殿  
最疏無拘例卽將所荐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  
卿科道本兵便于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  
備本兵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  
邊鎮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  
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面加  
試閱拔舉其尤以備邊關叅副大將之選旣錄用後  
果能在處建功本兵仍查先曾推荐之人請旨優敘  
將見四方計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

在樞府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卽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試，似當別立一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論筭取中者，始足往年半額。此外有能舉旗扛步，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虜情，能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精舟師習海道者，卽弓馬非其所長，書史或有不

解亦得與同武舉一體齋赴會部之前兵部做另列  
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會舉  
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材器  
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場箭  
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  
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  
內卽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姓名  
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  
呈相兼敘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

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畧千人之敵出于此塗與

今武科之設

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一擇用邊吏臣查九

特重技勇與前異矣

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隣頃在遼左則外罍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鎮之傷痍已極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獍而事勢之潰裂難支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歎虜馴服稍得息肩頗



聞旃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臣，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碁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周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言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鬥，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

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虜既至而人民之保守，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浴襲獎套，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諉罪，其總副叅遊，擁重兵。又皆迴翔觀望，每虜來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滿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鄧都之鴈門，祭彤廉范之破

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  
邊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力  
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臣固以欲  
求安邊之策必當特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  
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材尤不易自非廣爲招延  
加意諮詢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  
能得其力宋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  
民皆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  
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于

令。而師其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行也。今令甲念邊  
臣之勞苦。督撫司道。廕敘陞遷。皆必優于內地。法意  
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府  
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  
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沿邊  
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責以繕治城  
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年。吏  
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  
開列地方。特請擇才任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

未見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旣多猥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曉鬯兵事。彼且矚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望其鼓銳櫻鋒。爲國扞圍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作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卽可破格授任。仍須體訪其勞勩。寬解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跡茂著。

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遞陞。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鉞。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將競見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可與將帥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鳥之窺淵。獸之窺藩。雖有攫拏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

邊任者。另疏舉荐。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畧過人。另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查照先朝。選取身才不限文字事例。公同攷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李春艷之奮跡諸生。卽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特患朝廷搜羅尚隘。推擇未當耳。假令當事者肯爲國悉心簡求。分布徼塞。使棧樸之彥。咸可以佐六卿符竹之良。

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豈淺鮮哉。伏乞  
聖裁。

恭請聖明敕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纂輯本朝正史

我朝名公修史之奏多有此一條貫諸該良所難  
臣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鳴筆之臣

及

褒誦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舩車雲  
雨。載主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  
夫史以徵往。詔來。垂法著誠。卽上古先代之書。猶當  
網羅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



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率爲彝憲。所關係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于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橐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卽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

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各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寶

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于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

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創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寓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庸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

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卽可以爲

列聖大紀，帝系

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參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

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

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

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

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

周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

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卽可以爲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采摭于郡國志、卽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彙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  聖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

皇明經世編

陳玉璽奏疏  
卷之一

我朝本朝正史

天

平露堂

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續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鍾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卽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于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祇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闕，而卷帙太多，會  
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  
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  
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  
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  
具，可以裨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  
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  
羅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逸，板  
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



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卽有立言之士起任編摩之責疎畧抵牾乘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于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輿帷猶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于內府或敏借于士紳計甘可以取具卽有

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

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于蘭臺羣官僚于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

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卽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卽以進呈。大都起于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

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  
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  
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神宗之豐功峻  
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  
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  
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  
初起者。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續承。  
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  
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

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况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于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

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闕，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

一然則以實錄爲禁書並非也

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于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于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

學于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編、乃先朝所未嘗  
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  
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瑋言內  
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  
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  
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  
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伏望  
皇上幸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  
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

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予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